

旗帜鲜明,愤怒揭发了学校特务的横行霸道和反动学校当局的种种罪恶阴谋。《中导》这一时期的报道,以大量铁一般的事实,撕下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假面具,有力地推动了当时的反内战运动,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赞赏。一九四六年,国民党中央政府迁回南京,过去内迁到“大后方”的大、中学校也纷纷迁回。于是,《中导》的编辑出版中心相应转移到上海。同年五月,《中导》社建立了重庆分社和上海分社,并各自编辑上海版和重庆版。五月十日,单一的《中导》在出了第三十七期后停刊。作为《中导》的上海版和重庆版则分别在五月四日和二十日问世。上海版主要面向大学,兼及中学;重庆版主要面向中学,兼及大学。两个版既明确分工又相互呼应,继续为争取民主、反对内战而并肩战斗。

《中导》从创办到发展,始终得到了党的亲切关怀。当时周恩来同志领导下的南方局青年组,是《中导》的直接上级。在创刊前夕,青年组负责人就要求把《中导》办成为多数学生喜闻乐见的报纸。抗战结束后,周恩来和吴玉章同志都亲自过问《中导》工作。一次,周恩来同志向负责发行的甘祠森同志详细询问了报纸的情况,待甘祠森汇报后,周恩来同志反复叮嘱:报纸的调子要注意,要能团结更广泛的同学,要争取长期存在下去,现在抗战虽然胜利了,前面还有许多困难,要争取在最恶劣的环境中也能生存下去。一九四六年夏天,吴玉章同志见到甘祠森便问:“你们办的那份学生报怎么样了?”当他听说《中导》准备办“沪版”和“渝版”时,高兴地对甘祠森说:“那很好,你告诉同学们,要争取在时局逆转时也能生存下去。”两位领导同志的谆谆话语,使《中导》社的同学们十分感动,受到很大的启迪。一九四六年以后,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《中导》还能坚持一年多时间,是与遵循两位领导的指示方针是分不开的。《中导》办报期间,还得到了许多进步教师以及当时在重庆的民主人士的帮助。他们有的为报社写稿,有的向报社推荐人才,有的则慷慨解囊,从经济上支撑这张小报。郭沫若同志在《中导》问世不久,就投了《我也是一个学生》一稿。复旦大学的张志让、洪深等教授,也热忱为报社介绍文化界前辈,请发行人,还为

同学们的进步活动讲话撑腰。《中导》的经济来源起先靠订户的预订金,由于伪币的急剧贬值,报纸出版两三个月就难以维持了。从一九四五年四月份开始,《中导》全靠党的资助和社会各界的捐献而出报。重庆救国会的沈钧儒、史良、曹孟君、沙千里、罗叔章等知名人士,曾专门集会为《中导》筹募经费,有些人士还定期捐助。

《中导》开始主要由复旦大学学生负责,后来重庆音乐学院、育才学校、社会大学、重庆大学、女子师院等很多大中学校都有学生参加办报。这张“学生自己的报纸”,没有一个有薪给的工作人员,从组稿编辑到印刷发行,所有出版经营工作都由这些学生以及少数在业青年承担。他们为办好《中导》,付出了艰辛的劳动,表现出高度的政治热情和优良的工作作风。他们大都一贫如洗,采访时没有钱乘车,就头顶烈日或冒着寒风步行于城乡之间。编辑和发行人员也利用课余时间,夜以继日地看稿、寄报纸、写回信(他们对每篇来稿及许多来信都回复),从不叫苦叫累。不少学生因为办《中导》,经常受到反动当局的警告和逮捕的威胁,但他们都毫不畏惧。斗争中,有些学生被学校开除了,有些则被捕后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副社长陈以文就是其中的一位,他十八岁加入共产党,二十岁考入复旦大学化学系。办报期间,他不顾家庭经济拮据,每月带头把自己在戏剧学校兼职的微薄工资一半捐献给《中导》社。在最艰苦的岁月里,他克服重重困难,坚持办好《中导》。后来,陈以文不幸被捕,与江姐同一天牺牲在中美合作所的魔窟里。还有一位是新闻系的王朴同学,他一九四三年入复旦,曾一度负责《中导》的财务工作。在严酷的斗争中,王朴始终以高昂的革命斗志投入战斗。重庆解放前夕,他也被敌人杀害了。先后在重庆遇难的还有复旦的胡作霖、张永昌和社会大学的陈作仪等参加《中导》的同学。《中导》虽然只出版了几十期,但学生们为办报而不怕艰难困苦甚至流血牺牲的精神,是多么值得我们今天新闻工作岗位上的同志学习啊!

(根据甘祠森、杜子才、戴文葆、李湜、张天授等同志提供的材料整理)

第一号“航空通信”

1928年12月25日,上海《新闻报》上刊登了一则《广州号冲雪到天津》的航空通信,这是我国报纸上最早出现的航空通信。

“广州号”飞机,是从广东的珠江口起飞的,路途中经过汉口、南京、北京、沈阳、天津,最后到达上海。驾驶这驾飞机的,是广东航空处处长张惠长,这是他进行的一次全国性远航。这篇航空通信,就是他从天津携来的。

当“广州号”飞机停留在天津机场期间,上海《新闻

报》驻天津的记者沈颂芳,连夜采写了这篇报道,请张惠长带到上海新闻报馆。12月24日上午九时正,“广州号”飞机从天津起飞了,当天下午二时五十二分,飞机降落在上海机场。第二天,读者便在《新闻报》上看到了这篇通信。

天津到上海全程有1300多公里,当时天津与上海通信,最快也得三、四天,而飞机前后仅化了五小时五十二分钟,便将通信送达上海。这件事引起了新闻界人士的关注,随着航空事业的发展,以后便出现了飞机运报和航空版,大大加快了报纸发行的速度。

(叶翠娣)